

詩

古

微

詩古微下編之一

邵陽魏源輯

詩序集義一卷

周南

關雎刺時也

韓詩序

思得賢女以配君子君子非文王之謂

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與紂之時耶毛序曰關

雎后妃之德風之始也風諷也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

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毛序周之

正風商之變風也

毛詩三家詩並以求賢妃配君子諷刺王室無不嫉忌之說亦無文王太姒之

說詳二南答問

周公主陝以東其地近紂故風人思得賢妃以配

詩古微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一

其君與車牽同誼。周公爲東伯采其風而陳之。

葛覃后妃之本也。美文王后妃之勤儉孝敬。美在此則諷

在彼矣。故三家詩以關雎葛覃卷耳爲皆刺時。毛傳及三家詩皆無

后妃在母家之說辯詳答問

卷耳后妃之志也。詩人欲君子知臣下之勤勞。故陳使臣

室家之詞。與四牡汝墳皆作于商季。王事靡盬征役煩亟

之時。故三家詩以關雎葛覃卷耳爲皆刺時。毛詩求賢審官置周之列

位非詩本義皆陝以東之民風也。非后妃之詩。若爲后妃之詩安得入之民風

樛木美后妃也。后妃得配君子以成其德。猶葛藟得託樛

木以升其上。文選窮婦賦注言二草之託樛木喻婦人商之託夫家也不以眾妾下逮不妒爲道商

王之妃非患妒忌也。在蠱君德而喪其福祿也。

螽斯美后妃也。言賢母能使子賢也。韓詩外傳振振仁厚繩繩

戒慎螻螻和集。毛傳與韓詩同與麟趾同誼。主于一門之象賢非

徒子孫眾多之謂。續序不妒忌則子孫眾多不得經誼。呂

振振螻螻爲眾盛更不得毛誼商之孫子其麗不億非不多也不賢也。

桃夭美嫁取及時也。禮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外傳義異鄭箋

兔置美求賢也。殷紂時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食之。文選注

文王舉閔夭泰顛于置罟之中。西土服墨子故兔置之詩作

刺紂時所任小人非干城腹心也。鹽鐵論三家詩

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文王時宋人之女嫁爲蔡人之妻夫

有惡疾終不改嫁。君子美其貞一。列女傳魯韓詩同

漢廣說人也。文選注引韓詩邵國男說貞女而作。樂書引琴操本說騶虞誼通

喬木漢女皆比興。猶湘君湘夫人之謂與。薛君章句

汝墳辭家也。後漢書注引韓詩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

歸。其妻恐其懈于王事。因陳義以匡夫。言觸烈政而仕者

以父母迫近饑寒之憂。為此祿仕。韓詩外傳列女傳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文王化行南國。雖衰世公子。皆信厚

如麟趾之祥。非獨美周國之公子也。用毛序商末八虞產于

一門。殷士亦多膚敏。濟濟多士。為周楨榦。是麟趾之祥也。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

毛序

諸侯以鵲巢爲節樂會時也。

禮記誤以鵲巢

爲狸首辨見夫子正樂論

鵲巢爲關雎之應。知關雎則知鵲巢矣。

采蘋夫人不失職也。

毛序用射義

葛覃之應也。知葛覃則知采

蘋矣。

采蘋大夫妻樂循法度也。

毛序用射義

卷耳之應也。皆述大夫

妻之事。二南皆當殷之末世。美在此則諷在彼。故又言背

宗族而采蘋怨。

取宗室屬下語耳。潛夫論誤作采蘋。

草蟲。大夫妻懷其君子行役之詩也。亦欲在上知臣下之

勤勞焉。齊詩後草蟲于采蘋與儀禮樂章合。

不當如傳箋以爲未嫁之

女。

行露美貞女也。召南申女許嫁于鄆夫家六禮不備而迎

之不行則訟之。女終不苟從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棄禮

急情。君子賤之。故嘉申女之守禮。列女傳韓詩外傳同說

羔羊美大夫也。詩人賢仕爲大夫。其德能稱其服。有潔白

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也。韓詩薛君章句退透迤以補過。足

抑苟進之風。私門不開則賢可知矣。曹大家賦後漢楊秉傳儒林傳合成此說

與鄭箋減退膳食率從公道異說

殷其雷。大夫妻懷其君子從軍將歸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

振盛也。殷韓言衆多也。軍裝如軍之裝也。此以雷擬軍中車聲之衆。與傳箋殊義。與汝墳皆畏王

室征役而勉以義也。

標有梅嫁取失其盛時之年習亂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

女得及時也

周官媒氏疏引張融蓋韓詩義呂東萊曰其詩汲汲如恐失之蓋習亂喜始治者所作

迨願也丈夫生而願爲之室女子生而願爲之家

釋文引韓詩章

句蓋父母爲女擇夫之詞

小星使臣勤勞在外以義命自安也

韓詩外傳引此詩釋之曰家貧親老不擇

官而仕又白帖引嘽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

文選魏文帝禛詩注用韓

詩說與汝墳卷耳殷其雷四牡皆商末政役煩急君子勉從

王事之詩故季札聞歌二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

勤而不怨矣實命不同勤而不怨之謂也

江有汜美媵也被文王之化嫡能悔過也或曰南國少子

才略美好。求我長女。厭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蓋長

女後嫁。遇人不淑。而娣姪先嫁。得所作此悼之。用易林義。詳二南答

問

騶虞樂官備也。禮射義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

虞。歎仁人也。射義鄭注。用韓詩。騶虞者。天子掌鳥獸之官。周禮鐘師疏。

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甚敬其主。敬慎其職。掌而忠厚。盡

矣。賈子新書。麟趾言子孫之多賢。騶虞言在官之多賢。故麟趾

爲闕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也。

右召南正風八篇。與周南八篇相配。又附東周所采

西畿之風三篇在內。

甘棠周人思召伯也周之後世在位不恤元元稅賦繁數

百姓困乏耕桑失時于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

歌之

韓詩外傳

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

說苑引孔子

年襄十四年及劉歆廟議引釋此詩並爲身後追思之義詳二南答問

當爲西畿之變風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

節野麕之刺興

舊唐書禮儀志用韓詩說

當爲西畿之變風

何彼穠矣美王姬之女也齊侯嫁女于諸侯以其母王姬

始嫁之車遠送之

儀禮疏引鄭箋齊音

言齊侯之女子而平王之外

孫女也齊女所嫁當是西畿諸侯虞虢之類其風采于西

都畿內不可入東都王風復不可入齊風故從召南陝以

西之地而錄其風爾

二南皆儀禮樂章不當有周公以後之詩故知召南
多于周南者三篇皆衰周附入之風當如三家詩說
不當如毛詩皆作于文王世之說

邶鄘衛上

柏舟美貞女也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
衛君死遂入持三年之喪其弟立請同庖女不聽衛嬖于
齊齊兄弟使人告女女復不聽賦是詩言其君左右小人
成羣致足愠也列女傳韓詩外傳劉向封事貞女不二志以數變故有
匪石之詩一許不改所以長貞絜而宵父兄也潛夫論三家詩說

碩人莊姜之傳作也。莊姜始嫁，操行衰情淫佚，冶容傅母，諭之乃作碩人之詩，砥厲女以高節，以爲家世尊榮當爲世法。則姿質聰達，當爲人表式，徒脩儀貌，飾輿馬，是不貴德也。女遂感而自脩，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列女傳錦者女

未嫁衣，裝者在途之服。

登車則服之爲行道禦風塵之用。

母使君勞，謂女

君也。

列女傳

皆作于始嫁之時，非不答無子之後。

說詳答問

志引河水洋洋在邶，則三家詩碩人當在邶。風爲莊姜諸詩之首，毛倒列于衛風之後，故誤以爲末年見閔之詩。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莊公取夫人莊姜，又取陳女爲夫人。

史記並寵二嫡，故夫人賦是詩。

孔疏以陳嬀爲莊姜之媵，不知媵安得于異姓之國乎。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作于莊公不見答之時。

毛序謂作于州吁難後，迨

非情事辯

見答問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作于莊公不見答之時。毛序以終風為傷州吁侮

慢邇非情事。毛詩以燕燕嗣于日月終風之前。故概以莊公生存之詩為身後之詩。辯見答問。

燕燕衛莊姜送完婦大歸也。陳媯之娣戴媯生子完而母

死。莊公命莊姜子之。史嗣立為桓公。州吁弑之。故送完婦

大歸于薛。故曰仲氏任只也。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畜孝也。

言此婦能思其夫君桓公。故能體夫心以孝于姑也。其後

定姜送其子婦亦賦是詩。列女傳以為衛定公夫人定姜送其亡公子婦所賦。考衛風皆

未度河以前之風。不應有陳靈以後之詩。其當為追賦莊姜之詩。與召穆公賦棠棣同例矣。至毛序以為送歸妾之

詩。史言完母已死。故戴媯稱說在州吁之弑後十餘年。安得此時尚有送陳媯之事乎。况仲氏任只明為薛國任姓。

之女以勗寡人坊記作以畜寡人鄭注訓畜
為孝是韓詩說確為送子婦非送歸妾矣

擊鼓怨州吁用兵也

毛序

凱風美孝子也七子不同母母愛不均七子自責母遂感
悟化為慈母故詩人美之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

之過小者而怨是不可磯也趙岐注凱風言母心不說是過之小也後漢江肱事繼母

感凱風之義兄弟同枕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是明為七子不同母之證而漢碑漢詔漢樂府皆引是詩以頌母德之劬勞初無淫風流行不安其室之說辨詳答問

雄雉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之陳情欲以歌道義也雄

雉耿介之鳥韓詩章句非刺淫之詩未詳其為何公之世說苑

詩外傳皆以此詩與靜女首章並引以為精氣闕益傷時過而陳情欲以歌道義而韓詩章句并釋雉為耿介之鳥

于刺注無涉此詩在新臺以前八篇且中隔式微旄邱泉水皆宣公以後之詩何得如毛序概爲刺衛宣公辯見答問

匏有苦葉賢者感遇待時不敢苟合也

後漢書張衡傳陸機演連珠同義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論語荷蕢引詩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卽須我友之謂也非刺淫之詩亦莫詳何公之世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毛序

式微黎莊夫人作也衛女嫁黎而不見答傅母閔其賢而失意勸之大歸夫人答以從一而終

列女傳

黎許無風故與

許穆夫人詩皆以衛女附之衛風焉

毛序以爲黎侯失國寓衛而作者黎莊公

有諡則非失國之黎侯矣。黎滅于狄，何堪可歸而爲此不情無稽之怨詞乎？辨詳答問。

旄邱亦閔黎莊夫人之詩也。陰陽否隔，許嫁不答，旄邱新

臺悔往歎息。

易林三家詩也，并及新臺者，取燕婉戚施遇人不淑之義。

流離瑣尾，式微

同情，叔伯頌呼，則使人甯于衛兄弟，而兄弟不過問也。毛序

以爲黎侯賁衛伯之不救，在晉景公六年滅赤狄，立黎侯時，其事在衛，度河百餘載，後安得入邶，邶故都之風。

簡兮刺賢者不用，辱于伶官也。毛序

北門刺士不得志也。毛序

北風刺虐也。毛序

靜女賢者及時思遇也。陳情欲以歌道義，故曰愛而不見。

搔首踟躕，急時詞也。說苑及韓詩外傳，並同此賢者思遇託于盛年思偶之詞，離騷美人懷君

所本也。毛序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而正義又謂陳古者靜女之法，皆不合詩義。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

惡之，而作是詩。毛序

二子乘舟，閔伋壽也。衛宣公子伋，前妻之子也。壽，母宣姜。

與朔謀殺之，而立壽。使人與伋乘舟河中，將沈而殺之。壽

知不能止，因與同舟。舟人不能殺，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

死也，閔而作詩。新序以爲作于生前，與毛序死後追悼。異汎汎其逝不瑕有害，皆非死後之詞。

黍離，伯封作也。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且見害，作憂思之詩。

詩人求亡不得，憂慙不識于物，視黍反以爲稷也。新序及御覽引

韓詩 三家詩在衛風之末，毛詩錯入王風之首，說詳王風傳。

通論

邶鄘衛中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作此自誓。

毛序

牆有茨，刺衛宣公也。與新臺同義。

非刺通公子頑，辯詳答問。

鶉之奔奔，刺衛宣公也。左右公子怨宣公之詩，故曰我以爲君，我以爲兄。初，宣公屬急于右公子，職屬壽于左公子。洩後以公子朔之譖，使盜殺之，故二公子怨惠公以及宣公。

史記列女傳皆無通公子頑事。

君子偕老，哀賢夫人也。子之不淑，不幸無祿之謂也。他德

之美貌邦之媛謂邦之援助也釋文引韓詩章句當為衛人哀輓

夷姜之詩夷姜宣公之前夫人生伋而卒史記胡天胡帝招

魂之誼也哀夷姜正所以刺宣姜史記列女傳皆以夷姜為宣公夫人無烝先君

妾之事

桑中刺奔也毛序

蝮螭刺奔女也邪色乘陽人君淫液之徵臣子為君父隱

藏故言莫之敢指也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蓋刺宣姜之詩毛序以其次定

之方中後而序為文公以道化民者固非即以為刺通頑者亦非也新臺鴟奔皆刺宣公此詩屢言女子有行則專

刺宣姜說詳答問

相鼠妻諫夫之詩也白虎通義其夷姜謫宣公之詩歟夷姜宣

公前夫人

史記

伋之母也。故見宣公奪伋妻而以死自誓。夫

婦榮恥共之。

白虎通義

奈何居尊位而爲閻昧之行。毛傳故以死

諫焉。

毛序繫諸文公詩後者非左傳以爲宣公烝于夷姜者亦非也。史記列女傳以夷姜爲宣公前夫人生伋

子。無上烝之事。惟毛傳居尊位而爲閻昧之行。語合詩旨。

于旄。閔伋壽使齊見殺也。姜子太子伋白旄而使力士待

諸界上。見四馬白旄至者要殺之。

史記列女傳

故詩言良馬四

之素絲組之自衛適齊。渡河在浚。

浚卽濮陽今大名府開州地在河之北

由

是東行至莘被殺。

今東昌府莘縣

故伋載其尸復還于浚并壽馬

爲五方由郊而都而城。遂亦自殺。彼妹者子忠順之子也。

列女孟母傳引詩論衛引詩並以爲父子之子。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夫人閔衛之亡，傷

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毛序

泉水，衛女思歸也。亦許穆夫人作焉。後漢書馮衍傳，衛女思歸，唁兄之志。思

須與漕義同載馳，彼篇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此篇謀諸同

姓異姓，則所因之國歷歷有之矣。非徒思歸甯之詩。此篇毛在

擲風與載馳篇次不相屬，故義不屬，今移正之。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滅于狄，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

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營立宮室，百姓說之。

毛序○泉水定之方中，舊皆在邶風，且倒錯先後，今并移載馳之後。乃故都遺民，隨徙渡河

者所作。

邶鄘衛下

淇澳美武公之德也

毛序

考槃刺莊公使賢者退處也

毛序

氓刺時也淫風大行男女相奔復相弃背也

毛序

淇水頓邱皆未度河故都之地

竹竿衛女思歸也

毛序謂適異國不見答所作然其詞與泉水多相出人疑亦許穆夫人之詩

淇水泉源皆未渡河時作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毛序

河廣宋襄公母出歸于衛思其子作是詩也

毛序

作于襄公

爲世子衛都河北時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過時不反焉爲王前驅當作于周室東遷之初衛都河北之日

有狐閔窮民也在位君子憂民饑寒而圖其衣食焉詩外傳

淇梁淇側淇厲明爲先世故都之詩毛序刺男失時喪其如耦與三家詩異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敗于狄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

遺以車馬器服衛人得之而作是詩毛序蓋故都遺民隨徙

度河者所作

左氏春秋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吾聞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是邶鄘衛者猶曰

殷商曰荆楚乃故衛之稱以異于楚邱之新衛卒之

以木瓜明衛風皆齊桓創伯時陳其風于王朝也舊
分三國簡編錯亂失次今大略仍之而閒更一二已
甚者如右

檜風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

得玦乃去

毛序
鄭箋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毛序

隰有萋楚疾恣也

毛序

匪風思周道也

毛序

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望之周室東遷

檜偪于鄭思王靈之庇而不可得也

王吉疏曰發發者是是
非古之風揭揭者是

非古之車云云言東遷之初士大夫各以車馬載其祭
隨疾驅而至小國實偏處此何以安存故詩人憂之

鄭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國人美之而作與檜風
之邱中留子相先後焉變風之序曰美者唐風揚之水美
桓叔無衣美晉武公與緇衣美鄭武皆衰世之毀譽非三
代直道之公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斷章取之而

已用毛序

將仲子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

故作是詩毛序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

清人刺文公也。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

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清人。

左傳

羔裘美三良也。文公之時，三良爲政，所謂三英粲兮也。文公背齊從楚，則孔叔諫之。文公不禮重耳，則詹叔諫之所

謂邦之司直也。又幾被讒殺于齊，見烹于晉，又謂舍命不

渝也。詩次清人之後，其美三良而欲文公之信任乎。

毛序以爲

刺朝而詩無刺意，則以爲陳古且訓洵直且侯爲君侯亦不詞。韓詩不渝作不儉，又訓侯爲美，知必不以爲刺朝。

遵大路思君子也。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毛序

或曰：鄭衛溱

洵之間，羣女出桑，故贈以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

華詞甚妙

宋玉賦

則是託男女之詞爲畱賢之什且次清人

文公詩後必非刺莊公詩矣

續序以爲刺莊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述古賢夫婦相警戒之詞

用毛義惟二三

章五子字皆子其夫不當如鄭箋子其賓客

有女同車刺文公也文公始取齊姜繼欲結楚援復昏文

芋自是貳中夏而事蠻夷違三良之諫蒙春秋之貶皆文

芋爲之故詩人睽睽齊姜匪姜之爲美而中夏盟主之爲

美也詩次文公清人之後必非先世刺忽之詩

辨詳答問

山有扶蘇刺文公也所美非美然文公不從三良以親齊

而寵申侯以暱楚也

易林徐幹中論引此詩並同鄭箋不任賢者反任小人之誼皆韓詩說不

同毛傳以上章狂且斥臣下章
狡童斥昭公之說辨詳答問

籛兮刺文公也魯衛晉固伯叔兄弟之國齊宋亦伯叔甥

舅之邦若之何倡而不和要而不從始則見討齊桓繼則

見討晉文甘心背夏役楚乎詩當作于甯母聽命之後乞

盟請服之時文公于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
華故富辰言鄭有平惠之助有厲宣之親弃

嬖寵而用三良
于諸姬爲近

狡童刺文公用申侯也申侯以楚嬖臣施反覆于小國使

諸侯連年謀鄭兵無鬪歲鄭人身受其害故言使我不能

餐息也毛傳以狡童狂童斥昭公昭公年非童
幼人非狂狡且何爲次文公清人之後

褻裳刺文公用申侯之言背盟事楚也鄭文公十八年諸

侯會于首止。將盟。惠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故逃歸，不盟。明年，諸侯伐鄭。楚救鄭。又明年，齊伐鄭。孔叔請下齊，公曰：子姑少待。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故詩言：豈無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鄭箋用韓詩說，又呂覽左傳亦同。又言：豈無他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鄭箋用韓詩說。鄭伯特楚援，又恃有惠王卿士之命，故違孔叔三良之議，而從楚嬖臣申侯之謀，力背齊盟，以事楚。及齊桓以爲討，始殺申侯，以自解。鄭風言狂且一狡童，三狂童二皆刺申侯。且次文公清人之後，必非刺忽矣。

丰刺亂也。昏因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毛序

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毛序有靖家

室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室家也。

韓詩章句此女望男來迎已之詞。鄭箋用韓義與毛傳異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毛韓說同詳答問

子衿刺學校廢也。毛韓誼同詳答問 佻達城闕言以青衿之士為

狹邪之游故刺廢學即是刺淫

揚之水刺兄弟相爭也。距文公清人亦已遠隔必非刺忽

或當為文公身後子瑕子蘭爭國之詩。說詳答問 皆文芋之謀

與有女同車相終始

出其東門刺淫也。漢書地理志魯詩說 縞女綦巾未嫁女所服。說文三家

詩

貞女自述已志言如雲如荼之女皆非所願效惟有安

此素服守禮俟時而已聊樂我魂魂神也韓詩不聊可與

娛與通但可自怡不堪持贈也毛序謂五公子相爭兵革

得有如雲如荼之觀且傳釋茶爲喪服尤不詞今從韓詩

野有蔓草思遇賢也韓詩外傳孔子遇程子木引是詩思遇賢者而託諸

男女之詞美人香草以比君子蓋仿諸此也毛序傳箋並

不期而會之詩是三家詩謂無邪者毛詩反以爲邪蓋以比興爲賦也

溱洧刺時也鄭國淫僻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詢訏之

樂芍藥之和呂覽本生篇言三月上巳桃花水下方盛流洄洄

然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執蘭而被除芍藥離草言將

離而贈此草也。

韓詩章句鄭箋所本無續序
兵革不息男女相棄之說。

許氏五經異義言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九故鄭
聲淫也。今考毛詩以鄭文公清人以後之詩指爲刺
忽刺莊公時世傾倒詞義齟齬故鄭箋亦間用韓詩
以匡毛傳。今據以更正。至其說婦人九篇則遵大路
女曰雞鳴有女同車丰東門之墦子衿出其東門野
有蔓草溱洧其詩非必皆淫詩而風聲習氣所漸靡
雖思賢諷政之詩常同綺靡流連之詠。雖詩人亦有
不自知其然者矣。

齊

雞鳴刺聽讒也。韓詩雞遠鳴。蠅聲相似也。韓詩首章欲其審

聽。次章欲其審視。末章則明去就之分。言小人眾多。其甘

與同。茲夢亂乎。與小雅青蠅刺有婉直。風雅之別也。緹縈

上書闕下。歌晨風雞鳴之詩。蓋取無罪蒙讒之義。非取思

賢妃明矣。毛詩得失辯詳答問

還齊詩刺荒也。齊侯好田。從禽。國人化之。遂成風俗。毛言

獵者或往營邱。或往昌地。或往茂地。而中道相逢于嵒山

之左右。嵒三家詩作嶼。韓詩還作嶼。儂作嶼。皆訓好兒。誼與毛同。頗與折好。折賊相復。似不如齊魯誼長。

疑作于胡公去營邱。徙都薄姑之時。毛序刺哀公無徵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毛著齊地名。地里志用魯韓古訓。詩次于還

後東方前蓋齊先世刺親迎中途不至女家之詩

東方之日刺時也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也韓詩章句與毛鄭以日月分喻君臣及陳古之刺種種不合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

能掌其職也

毛序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于其妹大夫惡而去之

毛序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焉

毛序當作

于滅紀之時婉孌卬角突而弁兮謂魯莊年已長苟不忘

報仇之志恐齊所患者不在紀而在此卬角之甥也

傳箋比體

與此賦

體異

寺古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七

言下備
盧令刺荒也。獵夫而齊人仁之。猶叔段出狩而鄭人仁之也。非陳古之刺。

敝笱刺哀姜也。哀姜初歸之時，魯莊公越竟逆女，丹楹刻桷，宗婦觀幣，所以媚姜者無不至。姜所以驕公者亦無不至。春秋見其微，詩人亦知其微，必爲文姜之續矣。詩次南山之後，以齊子爲稱，必非追刺文姜始嫁之時。文姜初至，不當以魯十餘年後之通襄而追刺其初至者。謂刺魯桓偕夫人歸甯之詩，則不當稱齊子。

載驅刺哀姜也。襄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曰夕，畱連久處。易林○哀姜歸魯在齊桓公十六年，是襄公末年所生之季女也。若文姜爲齊僖之孟女，不當稱季嫁在襄公身後而係諸襄嫁者。莊二十四年夏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明其所自出也。

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傳曰其入言曰何難也夫人不僕不

可使入與公約然後入公羊傳約莊公遠媵妾也何休解詁故曰

齊子發夕齊子闔闔齊子翱翔鄭箋破豈弟爲圖國謂即開明始行蓋韓詩說

留連久處之謂古者后夫人在途稱子既至國稱夫人詩

詠齊子初嫁斷非刺文姜夫人會齊侯之詩

猗嗟刺魯莊公昏讐也壻謂之甥魯莊如齊納幣觀社在

齊桓十二年齊襄文姜交沒之後安得復以外甥辯其非

齊侯之子惟莊因齊社蒐軍實之時盛其容服炫其射御

以夸齊國而媚婦人故詩人刺之曰擅此才武不以復讐

而昏讐且昏者又怨耦禍方未艾焉惜之深刺之深也其

詩古微
後哀姜亂魯齊桓定魯故陳其風于王朝特詳齊襄二美
之詩與春秋相表裏而齊桓以後無一詩焉伯迹之始卽
王迹之終也

魏風

葛屨刺褊也魏地陘隘其俗儉嗇褊急故詩人刺之

毛序

汾沮洳刺賢者不得用用者未必賢也公行公路公族皆
貴游子弟無功食祿而賢者隱處沮洳之間采蔬自給誰
知其才德高出在位之上乎

用韓詩外傳之義

魏風自葛屨外皆

非刺儉之詩

如玉如英豈褊嗇之度且既不稱其位何又贊其玉英此詞之不可通者

園有桃李時也爲政者不能得民以自強故詩人憂之言

園有桃宜落其實國有民宜得其力毛傳是興非賦非刺儉

之詩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毛序

十畝之閒刺時也毛序閑閑男女往來無別之貌毛傳無國削

民迫之義

伐檀刺賢者不遇明主也張揖引齊詩魏國女作焉傷賢者隱

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縣珍奇積百穀德澤不加百姓痛

上之不知仰天長歎援琴而鼓之琴操本三家詩蓋國小政荒不

知求賢自輔使遺佚厄窮其室家嗟歎之如此

碩鼠刺貪吏也續序以碩鼠斥君非是甯戚遇齊桓叩牛角而歌碩

鼠

說苑善說篇
呂覽高誘注

取適彼樂郊之意言將去齊適他國也若

碩鼠斥君豈遇主之什乎

鹽鐵論曰履畝稅而碩
鼠作與毛序刺重斂同

魏檜皆無世家故詩序皆無世次孔疏以魏風七篇

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鄭譜分爲二

君試思陟岵何與刺儉汾沮洳園有桃伐檀則皆刺

不用賢故季札觀歌魏風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是

魏風以求賢自輔爲誼斯近之矣

唐風

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

毛序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四鄰謀取其國

家而不知故國人刺之

毛序

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場之水憂晉昭公也昭公分國封沃沃盛疆而國弱我聞

有命不敢以告人泄曲沃之謀于昭公欲使知備也

毛序
國人

將叛而歸之

非詩人之旨

椒聊美晉之忠臣不黨于沃也自曲沃搆難以來翼人滅

一君復立一君彼其之子碩大無朋碩大且篤蓋謂九宗

五正之徒不入沃黨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用韓詩
外傳義

蕃衍遠

條喪君有君豈願枝幹之強弱眾寡之不敵乎無刺昭公

而美曲沃之義

續序美曲沃能脩其政箋以彼其之子美
桓叔之德廣博均平不偏黨正義謂言桓

之美刺昭之惡皆悖理
傷詩教不及韓詩遠矣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二

綱繆刺晉亂也

毛序

邈迤不固之貌

韓詩章句

憂新昏之不久聚

也。非續序昏因不
得其時之誼。

杕杜刺武公兼并宗國獻公盡滅桓莊之族也

續序責昭公不能親

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無助將
爲沃所并迥非情事詳見荅問

羔裘刺時也刺在位不恤其民

毛序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

其父母也

毛序

當作于桓王助翼伐曲沃立晉侯緡之時故

三言王事靡盬使無衣之請不行王靈猶競于下國故存

之以徵王迹詩與春秋表裏焉

無衣晉武公并晉國其大夫爲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也

毛序武公有無王之心王遂貪賂而命之周與晉皆王法所不容作詩者之所美錄詩者之所刺也

有林之杜晉武公求士也毛序武公既得國懼諸侯之討思

求士以自強焉句踐闔廬梁惠燕昭皆求士此好雄所優爲續序兼其宗族而不求賢非詩旨

葛生寡婦悼亡也獻公好攻戰國人多喪其室家能以死

自誓毛傳鄭箋義同伯國之俗所以異于亡國也

采芩刺晉獻公聽讒也毛序其士爲輩勸申生出亡之詩乎

故三舉首陽以寄興勸之爲夷齊猶勸之爲吳太伯也說詳

問答

秦風

車鄰美秦仲也始命爲附庸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
國人美之至其孫襄公列爲秦伯始追錄其詩

服虔左傳注述三家

詩秦仲附庸無陳詩王朝之例

駟賦美秦仲也始有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國人美之其孫

襄公立而追錄其詩

服虔左傳注述三家詩

稱公者國人之詞

譜疏稱莊

公爲追諡則此詩公字當亦追錄時所加春秋楚之縣尹尚稱公况戎索之子男乎毛詩以爲襄公可四牡田狩豈必侯伯始有耶

小戎美莊公也莊公以兵七千破西戎故有兵車甲冑在
其板屋之語且復其先世大輅犬邱地居其故國故有温
其在邑之語其子襄公立而追錄其詩

服虔述三家詩

故列于蔡

葭終南之前

毛序以爲美襄公詩考襄公伐戎至岐而卒何嘗有深入戎廷在其板屋之事何嘗有克

復敵地溫其在邑之事且旣爲襄公末年事何以列于蒹葭終南初年詩之前當從三家詩說

蒹葭刺襄公也

毛序及服虔三家詩並同

以戎俗變周民而不以周禮

變戎俗故詩人歎之

終南美襄公也始爲諸侯受顯服兵至岐西大夫美之而

作毛序及服虔述三家並以爲襄公詩襄公地未至岐兵已至故故以終南起興蓋冀幸之詞襄公詩惟此二篇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三良與焉而作是

詩毛序左傳三家同

晨風思賢士也

韓詩外傳及後漢桓範與管甯書并作思賢之詞毛序康公忘父業弃賢臣不合詩

誼與曹風有疑爲穆公求賢之詩故列于渭陽之前其次

詩古教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三

黃鳥後者以其同爲穆公詩無他誼也。

無衣美用兵勤王也。秦地迫近西戎脩習戰備高上氣力。

故秦風有車鄰駟騾小戎之篇及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

子偕行之事。

漢地理
魯詩說

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毛傳

秦之先世與戎世仇屢

有勤王敵愾之事。至後世民俗猶存當作于穆公拓地霸

戎之時故列于渭陽之前。

秦風自終南之前皆襄公前世之詩襄公曾與晉文侯衛武公

共立平王。至其子文公力戰破戎收復岐東故地獻諸周

室。今此詩尊王同仇敵愾猶有二公之遺風。其秦穆用由

余拓地千里遂霸西戎之時故次于穆公詩後。渭陽之前

美用兵非刺用兵也。續序以爲刺用兵并傳諸康公之世

不惟與詩詞冰炭卽毛傳亦不

合。况刺康公曷爲列渭陽之前。

渭陽康公念母也。穆公納文公于晉。康公時爲世子。贈送

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思而作是詩。詩作于秦穆之世。續序以爲卽位後。

思舅而作。蓋欲護前三篇之義。爲康公詩。故強謂追作也。無卽位後追作之義。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有始無終也。毛序說詳答問。秦風

終于穆康二世。皆晉伯所陳之詩。

陳風

宛邱刺時也。武王封胡公于陳。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

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擊鼓于宛邱之上。婆娑于枌樹

之下。有太姬歌舞遺風。漢地理志魯詩。子之湯兮。子大夫也。毛傳刺

臣民習俗。非刺幽公游蕩之詩。

東門之枌刺時也。太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事。

民俗化之。

鄭詩譜用韓詩說

故曰陳夫人好巫而國多淫祀。

匡衡疏齊

詩子仲及原大夫氏也。宛邱國之交會，男女所聚，亦刺。

臣民習俗，非刺幽公荒淫之詩。

毛序傳會幽公惡諡與三家詩不合

衡門，賢者不用世而隱處也。

韓詩外傳列女傳及漢碑蔡邕賦述三家詩並同

衡

木爲門，淺漏可以游息，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也。

毛傳。毛序刺僖公愿而無立志。鄭箋傳會之謂衡木爲門，喻國小不可無政化，泌水喻人君恩惠，則當用人與詩

詞不合與毛傳及三家詩皆不合。

東門之池，刺時也。

毛序

彼美淑姬，可與晤歌，相遇而歌也。

毛傳

刺男女時俗，無思賢女配君之誼。

鄭箋傳會續序不合毛傳

東門之楊刺時也。

毛序

昏以爲期而女留他色。星明不至。

亦刺淫之詩。無昏因失時親迎不至之誼。

續序之說。鄭箋不從。

墓門刺陳佗也。桓公庶子佗。每微行淫佚。國人皆知其無

行。而桓公不早爲之所。其後佗竟殺嫡篡國。而佗亦以外

淫被殺于蔡。詩人早見其微。故刺之。

列女傳楚詞王逸注。公羊傳並同。

墓

門行淫期會之所也。夫也不良。斥佗也。訊予不願顛倒思

予。他日同思吾言。復何益哉。非作于篡立後。亦無代佗謀

保身除患之義。

傳以夫爲傅。桓公篡立之後。欲其誅退惡師。以免禍難。非春

秋詩賦同。仇之誼也。

防有鵲巢。說人也。

爾雅注引鵲詩。心焉揚揚以爲說人。

此刺男女之詞。非憂

言一不
諷賊也。

月出刺靈公淫夏姬也。舒，徵舒也。詩人知徵舒之慙而危

之也。故列于株林之前。毛序但刺好色，何楷曰：詩之言舒與下篇夏南同，爲明斥，經有明文。

不必更藉三家爲證矣。

株林刺靈公也。毛序

澤陂刺時也。毛序彼美一人，賢人也。碩大且儼，非治蕩之詞。

蒲荷藹藪，生污泥而能潔，君子之華也。一國止此一人，弃

而不用，得不痛哭流涕乎？其傷治洩之忠諫乎。孫氏嘉陳

風十篇，而刺淫居其七。其淫佚甚于鄭衛，此楚莊存陳之

之日，所陳于王朝之風。

曹風

蜉蝣刺不用忠信之人也。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問人之飢寒，則衣食之；稱人美則爵之。蜉蝣采楚疾虛華之言，無實故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

表記鄭法用韓詩

冀其君親諒

士遠佞人也。

毛序刺昭公之奢與此異說

侯人刺共公也。不用賢士而美女乘軒者三百人。

左氏乘軒不言

何人史記始以美女實之蓋魯詩說非毛傳大夫乘軒之謂使賢者荷戈于役，如季女

之斯飢，國欲不亡，得乎古時曹濮爲貨財聲色之都會，故

國小而色荒，若斯之盛矣。

毛序刺共公近小人遠君子非其實

鳴鳩刺不壹也。

毛序

正是四國言可爲四國之長，謂任爲侯

伯鄭箋此與下泉思賢伯同誼其時晉文受策命爲方伯而

執曹衛之君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故望其字小國如鳩

鳩之字七子均平不偏也韓詩外傳屢引其儀一其後晉

復封曹殆感是詩故陳于王朝

下泉思方伯也曹衛相率朝楚自外于中夏以干方伯之

討非晉文之咎而曹共不能嚮伯以尊王之罪故言惟下

泉可以浸苞稂惟陰雨可以膏黍苗惟方伯之尊王者可

以庇下國奈何舍尊王之盟主而從無王之蠻夷乎詩人

責之望之故晉文封曹陳其風于王朝蓋王迹熄而詩亡

所存者伯迹而已續序疾共公侵刻

下民不得詩旨

幽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難也

毛傳

太王自幽遷岐幽民舉國從之營築邑

室民多歌樂之而頌其德

史記

蓋幽國舊風至周公而始陳

于王

若周公所自作則當列于雅不當入民風說詳荅問

鷓鴣周公戒成王也成王未知爲君之難故公作詩以貽

王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季

札聞歌幽歎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與書之無逸同誼

七月鷓鴣皆邠國舊風也鷓鴣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

鳥此鳥尙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絲牖戶

趙岐孟子注述

詩古徵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未

三家詩說刺邶君者代爲太王
自傷之辭以自刺說詳荅問

以上二篇幽國舊風而公陳諸王以下五篇幽人從
公東征所作而太師采以入什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
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
情而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序亦幽民從征者所作故列于民風非大夫所作

破斧美周公也言周公出爲二伯述職東征黜陟而天下
皆正也

白虎通述
魯詩說

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

公羊

傳故又曰四國是吡吡化也言四國皆化于周公也幽人從征者所作非周大夫作

伐柯美周公也幽人美周公能化東人因代爲東人之詞

也毛序周大夫刺朝廷不知也作于王朝大夫則非民風刺朝廷不知則是刺二公矣

九罭美周公也幽人美東人化于周公因述其畱公之詞

也無周大夫刺朝廷之義說同上篇

狼跋美周公也公孫幽公之孫謂周公也商奄流言自取

顛躓歸美于公身名俱泰毛傳以公孫爲成王鄭箋不形從以公爲周公蓋韓詩說形

容聖人之德以爲幽風之終並以爲二南之終也

王風毛詩以王風屬衛鄭之間今從詩譜三家詩次第列于國風之末又三家詩以黍離入衛風並

之从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

毛序

大夫行役無期其室家思之而作

毛序大夫思其危難以風考民風不當有大夫所作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全身遠害而已

毛序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毛序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衰薄室家相弃

兔爰閔周也

毛序

我生之初宣王承平之世我生以後幽平

喪亂之年王風終於平王而春秋作無平王以後之詩

續序

以爲桓王伐鄭而厲于葛藟刺平王之
前又以邱中有麻刺莊王皆辯詳通論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毛序

采葛懼讒也

毛序

大車哀息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
人而納之室楚王游夫人遂見息君曰人生要死而已生
離于地上豈若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
同穴有如不信矢如皎日遂夫婦俱自殺楚王賢之乃以
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乎詩

列女傳魯

詩說辯詳

衛風荅問息畿內之國故附諸王風

毛序刺周大夫也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

今大夫之不然也迂

曲不詞辯詳荅問

邱中有麻美留子也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檜

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畱公羊傳又言祭仲往省于

野即陳畱即桓公寄孥與賄于檜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舊檜地

國河雒之間人便思之史記伯謂桓公曰雒之東土河濟

之間可居地近號檜其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公爲司徒

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號檜之君見公用事輕分公地號

檜之民皆公民也桓公言于王遷其民于洛東而號檜果

獻十邑史記是邱中畱子之詩即鄭桓公小惠要結檜民所

作子國子嗟父毛傳謂桓公武公父子也陳畱與息同爲畿

內故同附入王風與檜之匪風皆東遷初年之事毛序以爲莊王

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不知王風

終于平王無桓莊之什辨詳答問

小雅

鹿鳴君與羣臣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當殷

之末世美文王者卽諷王室故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記

魯詩與關雎一例也鄭注禮記用韓詩說謂鹿鳴之三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並同毛義至

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見王道衰不能養賢故彈琴諷諫歌以感之謂周人傷殷王之道衰也與關雎刺時同

四牡勞使臣也毛序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乎紂周公作

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毛傳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遑

將母王事者豈文王之事乎作歌告哀與卷耳汝墳同一

諷諭焉故三家詩以鹿鳴四牡皇華爲皆刺詩三家刺時見晁說之

詩說毛詩特于四牡傳發商紂之誼

舉中篇以明上下三家詩同誼也

詩古教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毛序

君教使臣必咨于周

國語

欲使臣

博咨民隱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不言諷刺王室而諷刺在

其中矣以上三篇皆文王詩

常棣

一作夫移

燕兄弟也

毛韓序同

閔管蔡者周公之情而燕兄弟

者文武之政故列于文武之詩

伐木文王敬故也

韓詩序見周禮疏

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

友生于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

鄭箋用韓詩說

也文選注引韓詩內傳曰飢者歌食勞者歌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

君子遷于高位不

可以忘朋友

毛傳

文王舊勞于外友賢人隱士及卽位而舉

閔天泰顛于罝網伐木之中以道誼相師友武王帥而行

之又以文王之臣爲友故周公作樂歌之而列于文武詩。
陳鶴八箋乃有天下後
之事足徵詩兼言文武

天保管維邑宗祀文武時。禋祝之詞也。武王告周公以定

天保。依天室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

遠天室。逸周書
作維解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然

後升歌而絃文武。書大
傳故詩三言天保定爾。以山陵岡阜

川之方至爲祝。以禱祀烝嘗于公先王爲頌。明爲營洛宗

祀以後受釐祝嘏告戒成王之詩。詩作于成王時。而所成

者文武之德。故列于文武詩內。孔疏伐木天保皆文王詩
而謂作于未稱王以前謬

不足齊詩四始五際以天保居伐木常棣之中。與毛詩篇

次稍異則樂章族類各有所取耳。說詳以上三篇皆文武

詩。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魚麗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則可告于神明矣。全用毛序。○惟魚麗以下。原作采薇以下。誤。詳通論。以下述武王之詩。

南有嘉魚。鄉飲而賓。賢能也。作于武王命周公分陝。二南行化之時。故南有嘉魚。與樛木喬木同興。

南山有臺。養老太學也。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虎賁脫劔。祀明堂。朝覲耕藉。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以教諸侯之弟。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是詩

作于其時焉。養老乞言，亦所以求賢。故曰樂得賢矣。

毛序泛言

樂得賢而不及養老則于詩詞不切。

蓼蕭澤及四海也。

毛序

兩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鄭箋蓼蕭之三述懷諸侯撫四夷之詩在有天下之後故列

爲武王詩。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毛序

諸侯朝正于王，王燕樂之，于是乎

賦湛露。

左傳

葢荒服諸侯終王之禮，當新王始立來朝受正

朔，故曰區脫康居慕仁入朝，湛露之惠，三爵畢恩。

易林述三家詩

詩言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左傳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毛序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于

是錫之弓矢。然惟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

則否。左傳故武王之詩，莫盛于蓼蕭之三。皆撫四夷柔遠人

之事。蓋文王之德，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

行者在此。後王之世，獻功必于廟，策命賜弓矢必于廟。鐘

鼓饗勞必于廟。盛美功烈，必推歸文武，而不敢專。正小雅

所以無成。王詩者，以此。皇甫謐述毛以魚麗以下皆武王

以下皆成王詩，非是由毛序以宣王采薇之三，誤入文王詩內，故鄭孔從而益甚耳。

菁菁者莪，述武王樂育材也。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

脩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左傳伏虔注述韓詩

說無成

王詩

六月宣王命吉甫北伐也。毛序宣初卽位，兵力未盛，故曰至

于太原，盡境而還，驅之而已，不言執訊獲醜焉。漢書嚴尤疏

采芑，宣王命方叔南征也。毛序

采薇，宣王遣戍也。周自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

中國，中國被其苦疾而歌之。及其曾孫宣王，命將出師征

伐，詩人美之，故有采薇六月出車之詩。史記本魯詩說

出車，宣王勞還帥也。玃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

赫南仲，載在周詩。後漢馬融疏蓋采薇戍邊，拒之境外，爲

將城朔方之地，出車命將往城于方，一月三捷，執訊獲醜，

以收六月前舉之成功焉。毛序以采薇之三爲文王詩，鄭箋以出車常武之南仲皆文王

臣辯見通
論及荅問

杖杜宣王勞還卒也朔方既城屯邊據險征戍可減作此
詩以勞其歸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
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憂愁妻子詠歎此
杖杜采薇所爲作論故曰采薇出車上下役急易蓋非
盡盛世之音而或以爲文王詩過矣

車攻宣王會諸侯于東都也

毛序

吉日宣王田于西都也吉日車攻田獵獲禽宣王飲酒以
告嘉功

易林

蓋吉日在成功之後故獵于西都之漆沮其在

朔方北伐之後乎車攻在舉事之先故會狩于東都以謀

武事其在常武南征之前乎。

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無不得所焉。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毛序

宣王早朝晏起，后夫人不出。

于房，姜后脫簪待罪，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宣王遂勤于政事，卒成中興之名。

列女傳魯詩

故曰庭燎夜明，追昔傷今。

陽弱不制，陰雄坐戾。

易林

蓋夜未央，夜未艾者。昔日夙興之

事也。夜鄉晨者，今日晏起之事也。

孔疏臆爲宣王喪失之漸與毛詩美宣王不合與

列女傳賢后感悟亦不合

沔水規宣王也。

毛序

鶴鳴誨宣王也

毛序

教宣王求賢材未仕者

鄭箋用韓詩說

故曰野

無鶴鳴之歎朝無小人之悔

後漢書楊震傳

比興錯雜喻賢材之

隱顯瑕瑜不同惟在上之所取而已

詳答問

祈父刺宣王任將也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

圻祈通

戰克

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

漢書陳湯傳

祈父卽是爪牙宣王末

年宿將淪謝祈父司馬不得其人屢敗績于條戎奔戎申

戎姜氏太原之戎

國語及後漢西羌傳

詩人責祈父不脩其職使百

姓受困苦之憂

左氏林注

故曰班祿頗而祈父刺

潘夫論又玉篇作祈父維

王之爪牙不言

詩作于爪牙之士也鄭箋謂六軍之士出于六卿法不取于爪牙之士實非詩意况作于兵士不作

于大夫則是民風安得入王朝之雅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毛序

失朋友之所也。其友賢居仕于衰

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詠而

思之。

琴操魯詩說

蓋致仕之臣招其寮友去位之詩。致仕之臣

猶王臣也。以去就爭去亦諫也。故列于王朝之雅。

黃鳥我行其野皆刺宣王也。

毛序

黃鳥來集既嫁不答。

易則

二詩作于一時前篇爲女詞後篇爲女父母詞皆大夫陳

民隱以告王故列于王朝之雅。

若如傳箋止爲棄婦之詞則是民風而非王雅矣。

小弁尹吉甫之子伯奇被放而作也。

魯韓詩說

伯奇後母欲以

無罪殺其子故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又引

舜之五十怨慕證之必非平王宜曰之詩。

說詳

伯奇本教

國子列于王官其放也王知之其復也王聞之

說苑琴操
詳通論

故列于王朝之雅

斯于宣王考室也

毛序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中興更爲儉

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

劉向昌陵疏又張衡賦揚雄箴並同

言德行國富人

民殷眾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于是作宮廟羣寢既成

而落之也

鄭箋

此與下篇皆宣王初年詩而列于末者土木

牧畜之事微于禮樂征伐歟

無羊宣王考牧也

毛序

說見上篇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毛序

任用師尹聽政不平也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毛序

怨申后之廢因代爲申后之詞

說詳

通論

十月之交刺幽王后族太盛也。

漢書梅福傳注魯韓詩說

七子或后之

同姓或后之外親昏因治比共為亂階。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

毛序

一作雨無極。

韓詩章首曰雨無其極傷我稼穡。

寮友各全身遠害莫圖國難也。

小夏大夫刺幽王也。

毛序

謀夫孔多莫決國是也。

小宛大夫兄弟繹祭其先人而相儆戒也。

禮記祭義鄭注用韓詩與箋異

明發者祭之明日當行繹祭有懷二人謂父母也。

祭義鄭注不以

二人為文武秦穆公享公子重耳公賦鳩飛韋昭謂即鳴

小宛之首章亦取亡人以仁親為寶之義非謂文武鳩翰飛戾天高世遠舉之思也。

說文及淮南時令注釋鳩皆謂奮迅其羽直刺上飛

入雲中無毛傳小日邁月征就將之誼也韓詩外傳潛夫論並同無責幽

王日視朝月視朔之誼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毛序二公以卿士為爭田之訟淮南子高

誘注出三物之詛為此詩以相絕焉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即巷伯讒被宮刑而作也辟嫌不審

被帷薄之謗焉此詩毛傳得之鄭箋謂讒人譖寺人寺人傷其又將及巷伯不合詩旨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相棄焉毛序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諱大夫作是詩以告

病焉毛序此篇屬蓼莪四月之間今移于前

蓼莪大夫行役自傷不得終養也

後漢陳忠疏引是詩曰臣有大喪三年不呼其

門以爲奪情行役之詭異于鄭箋瓶罍刺幽王之誼

四月歎征役也

韓詩序

大夫行役逾時思歸祭祀

左傳杜注

孔子

曰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王肅述毛與韓同義異于續序在位貪殘下國構禍及鄭

箋寒暑喻王政病民江漢喻吳楚修政之誼

北山大夫勞于王事不得養父母也

孟子

與蓼莪四月同義

篇次當在其前此乃未聞喪時賦

顏氏家訓北面事親別身摘渭陽之詠堂上養

老送兄賦北山之悲皆大失也是韓詩以北山亦不得終養之詩

彼乃既聞喪後賦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毛序與三家詩同不當如集傳行役勞苦之說

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毛序

以上西都之雅

楚茨公侯秋禘嘗之雅也。天子祭祀樂章列于頌。公侯祭祀樂章列于雅。自此以下多非刺幽王之詩。

信南山公侯冬禘烝之雅也。誼同前篇。

甫田。幽雅也。公侯夏省耘而雩祭社。方及田祖以祈甘雨。

也。毛序刺幽王不足辨說詳通論

大田。幽雅也。公侯秋省斂。因報于方也。毛序刺幽王失同上篇

瞻彼洛矣。諸侯世子初受爵命之詩也。白虎通引韓詩傳諸侯世

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遇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

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次章三章既受爵命。盡

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焉。鄭箋用韓詩說洛者東都洛

邑也。毛序刺幽王無謂當作于康昭穆之世

裳裳者華亦諸侯嗣位初朝見之詩故與瞻洛相次孔子

曰于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祿也。毛傳訓似爲嗣與孔叢子世祿同誼但以

爲刺幽王則失之次瞻洛後蓋朝于東都所作

桑扈天子春饗諸侯而訓恭儉也。左傳甯惠子引彼交匪敖萬福來求曰古之爲

養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非刺幽王詩故與裳華相次

鴛鴦天子燕諸侯而示慈惠也故與桑扈相次皆康昭穆

盛世樂章

瓠葉士君子春秋饗射之樂章也。用後漢儒林傳劉昆誼庶人之賢

者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亨菹葉而飲之依士禮以立賓主也。鄭箋用韓詩以其爲王朝樂章故類次

幽雅之後

鐘鼓昭王南巡也。

鄭注中候握河紀用韓詩

王者舞六代之樂及四夷

之樂大德廣所及。

韓詩內傳

南夷之樂曰南惟南可和于樂者

以其聲及籥不僭差也。

薛君章句○毛序刺幽王考幽無南巡之事

頽弁諸公刺厲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

也。

全用毛序惟易幽爲厲蓋幽亡于荒淫不亡于暴戾與厲殊刺也

角弓父兄刺厲王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時方監謗

不敢斥言故與板蕩皆託詞上帝也。

毛序刺幽失同于前

魚藻美宣王朝會燕享復盛也在鎬者東諸侯望幸之詞

白帖御宴類周王有在鎬之樂是

韓詩以爲王燕諸侯非刺幽王矣

采菽王錫諸侯命服之樂國語秦穆公享公子重耳賦采菽韋昭注孔子曰于

采菽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漢明帝賜東平王詔曰宣王

朝會東都之詩

黍苗美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國語公子重耳賦黍苗韋昭注左傳范宣子賦黍苗

杜注亦同決與大雅之申伯入謝同時所作皆宣王全盛

非刺幽王時詩

白華刺幽王廢申后也毛序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周人思得賢女

以配君子也。

毛序

觀爾新昏。卽指季女。故叔孫昭子如宋逆

女而賦是詩。

青蠅刺幽王也。

毛序

衛武公傷幽王聽讒。詩以刺之。故列于

賓筵之前。

本袁孝政劉子注。辯見荅問。

故曰青蠅集藩。患生婦人。

易青

蠅汚白。恭子離居。

易林

葢刺信讒。廢申后太子之事。

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

韓詩

因以刺時也。幽王之末。君

臣上下。沈湎無度。武公入爲卿士。而作是詩。

彼都人士。平王東遷。周人思西都之盛也。自此以下八詩。

雖作于王朝。大夫而純乎風體。置之王風。不復可辯。視西

周厲幽之世。升降又不可同日語矣。舊以爲刺幽王者。誤。

采綠刺怨曠也。

毛序

隰桑思見君子也。東周之世，賢才遺佚。

誼用毛序，惟非刺幽王。

絲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也。

毛序

漸漸之石，下國刺平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出師東征。

久役在外，故作是詩。

全用毛序，但易幽爲平，當作于揚水皮申之時。

芘之華，大夫閔時也。平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

並起，因之以飢饉，傷已逢此而作也。

全用毛序，易幽爲平。

何草不黃，下國刺平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

視民如草芥，君子憂之而作。

全用毛序，惟易幽爲平。

以上皆東都之雅，其冠以楚茨四樂章者，猶東山破

斧之附于豳風成王小毖諸詩之附于豳頌也

大雅

文王周公繩文王之德

呂覽

受命作周

毛序

深戒成王以恐失

天下也

漢書翼奉傳周公作詩深戒云云

故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

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焉

世說荀慈明

大明周公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用毛序增周公述三字

縣周公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用毛序增周公述三字

前七章皆

太王事後二章皆文王事

孟子趙岐注及鄭箋皆用韓詩說以後二章屬文王故文

王大明縣爲兩君之樂者周公獻昭文王之德于天下

章

國語

使人君知受命造邦之不易焉

棧樸美文王郊祭出征而四方歸心也。春秋蕃露文王受命專

征得具六師代天子行類祭。皇矣有是類是禘之文薪禎燔燎奉璋

裸尸一時賢才景從用能綱紀四方焉

旱麓美文王祭祖受祐也。豈弟君子皆謂文王。鄭譜亦列于文王詩

及其箋詩乃以君子謂太王王季豈有美文王受祖而全詩但頌祖德不及受之之人者乎。玉瓚駢牡

柞棫燔燎廟焉而人鬼享禎祥集其祥如何則莫大于作

人焉。薛君章句曰文王盛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是韓詩亦以此美文王之德鄭注禮記亦同韓詩與箋之惡

人遠去異義

思齊美文王之德格人神貫內外也是詩爲前後八詩之

綱不及事功而專言德德者事功之本也

皇矣美文王伐崇奉天命也首四章卽言文王之德

四章維此

王季帝度其心左傳引作維此文王正義謂韓詩及王肅本皆作文王故左傳歷釋詩詞而申之曰近文德矣明以九德爲文王之德不當如鄭箋執毛詩誤本以王季可比德于文王劉炫朱傳亦各以誤匡誤也後四章始言文王之功

靈臺美文王興辟雍制禮樂也豐都辟雍與明堂三靈同處凡文王治岐之王政皆于其中行之故頌辟雍而無不舉矣以上八詩皆周公述文德以告後王故季札觀樂聞歌大雅曰美哉其文王之德乎

下武繼文也

毛序

武王以三后文王爲之祖父以成王爲之

子成王者生存之尊號

且以邢晉應韓諸賢侯爲之子

韓詩

專以應侯
爲唐叔

世繩其祖武故曰下武焉下後也

毛傳

蓋成王世

頌武王之詩而嘏其萬年受祜焉

文王有聲繼伐也

毛序

武王自豐遷鎬而有天下前篇頌其

繼文德此篇頌其繼武功焉

生民尊祖也

毛序

武王有天下郊祀后稷以配天其詩既列

于頌生民其祀稷之明日繹賓稷尸故歌其降生教穡之

祥以爲武王有天下之本揚祖烈告嗣王歟

既醉繹嘏公尸也武王有天下後上祀先公天子之禮旅

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乃見十倫之義

鄭箋

而興嘏祝焉

世有賢嗣世有賢佐世
有內助三者是所嘏也

詩口徵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望

鳧鷖嘏公尸也。既醉鳧鷖之後，于生民猶行葦洞酌之後。于篤公劉三詩一終，各從其族類也。皆武王有天下後，上祀先公之詩。以上武王五詩，皆周公作于成王之世，而誼主武王。

自文王以下，至于鳧鷖，皆周公陳文王之德，武王之

功，是爲正大雅。

左傳伏虔注用韓詩說。○鄭譜以文王有聲以上爲文武詩，生民自卷阿

爲成王周公詩，又以假樂與行葦互易，並殊韓義，說詳于下。

篤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行葦述公劉仁厚也。

三家詩說詳大雅通論

首章言先王之愛物次

章言先王將養老行射禮七章言成王奉先王之法

明辯

詩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

乞言成其福祿焉

毛詩續序

亦召康公戒成王詩曾孫謂成王

也

洄酌美公劉也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

揚雄博土箴

故處戎

狄而戎狄化之

鹽鐵論引洄酌詩而釋之如此

言潢汚行潦之水可羞于

王公可薦于鬼神故風有采蘋采蘋雅有行葦洄酌昭忠

信也

左氏傳

亦召康公戒成王以皇天親有德享有道之義

豈弟君子謂成王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毛序

周之興鷺鷥鳴于岐山

國語章昭注證

以是詩又召隨高誘注周室鳳皇至因成王矢音琴操成王作神

鳳之于山澤亦引是詩爲證皆三家說而召康公作是詩以應之豈弟君子皆謂成王也欲

其彌德性綱四方以蒼天休又廣進賢才以輔成君德也

詩言豈弟君子者六言君子者二鄭箋皆指臣下又分吉士與君子爲二種種支離並不合詩旨

以上四詩皆召康公戒成王以非周公述文武之詩

故不列于正始

伏虔用韓說正小雅無成王召公詩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毛序

小人貪暴于外而獨詭隨于內

勤民于遠而不恤中國京師故屢歎民勞以愬之若曰所

患者不在四方而在國中之民預知流彘之禍也爾女小

子皆斥小人之詞

板凡伯刺厲王。毛序託諷寮友也。上篇欲其畏民，此詩欲

其畏天命焉。

蕩召穆公刺厲王也。毛序幽厲之惡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

用皆佞幸柔惡之人，厲王所用皆彊禦掎克剛惡之人，四

章魚然，斂怨刺榮夷公，專利于內，掎克之臣也。六章內爨

外覃，刺虢公長父，主兵于外，彊禦之臣也。厲惡類紂，故屢

託殷商以陳刺。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毛序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寮友，當作

于流汾以後，共和攝政之時，故有滅我立王，厲階胥溺之

語。前八章與芮良夫解相表裏，後八章與芮良夫諫榮夷

公相表裏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毛序○韓詩序雲漢宣王遭旱仰天也與毛義同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申呂齊許皆四岳後大國，與周世姻一國嫁女三國媵之，故戍申必兼戍許，甫美申必兼美甫。甫者四岳之國，故曰維岳降神，非仲山甫之謂。申及謝城皆在南陽，宣王以謝益申，加地進律，屏蔽東都，蓋中興控制之要，建國親侯，非徒錫命虛文而已。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樊侯仲山甫受封于齊。

漢書杜欽傳孟郁堯

廟碑及潛夫論並同。旋入輔于周，食采于樊，故有式遄其

皆三家詩詳荅問。歸之語其所封地在今濟甯州北。齊濟泲古通用，非姜比。臨淄之齊也。山甫封齊。

如東鏡西鏡，南燕北燕，河東西二韓，大小二邠之比。時齊魯皆有內亂，山甫以親賢

鎮撫，故有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及不茹吐，不侮畏之語。

中興大政，豈徒築城土工之役而已乎。傳箋皆不得詩。說詳荅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蹶父以南燕姑姓諸侯。左傳賈逵注南燕姑

姓引詩韓姑爲入爲王朝司馬卿士。易林大夫祈父無地，不涉爲吾相上莫如

樂奉命城河東之韓，因而相攸，梁山晉望，卽禹貢冀州所

治之呂梁山，亘河東西，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蓋并冀之伯

歟。宣王封申以備荆蠻，封齊以鎮東夷，封韓以禦北貉，皆

詩古歌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四

中興大政故詩之于雅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也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自將平徐戎也召虎分兵以剪淮南

之夷南仲從王親征淮北之徐戎尊王靈故列于大雅

假樂美周宣之德也宣王能順天地祚之子孫千億論衡及初

學記述卿士多賢皆德獲天祐所致也毛詩廟于成王詩內服虔數文武正

大雅不及之諸家舉召康公詩復不數之蓋三家詩皆列于宣王亦猶宣王采薇之三毛詩錯入正小雅也

瞻仰凡伯刺幽王也毛序尹氏聽政不平后黨專利營私憂

國將亡而作

召明召穆公刺幽王也毛序外患將興皆由內蠹也

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

是詩而不離其側

疏引侯芭韓詩翼要

蓋作于爲平王卿士之時距

幽沒三十餘載距厲沒八十餘載爾女小子皆武公自傲
之詞而刺王室在其中矣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冀復鎬京
之舊而慨平王不能也王風小大雅皆終于平王故曰詩
亡然後春秋作

周頌

清廟周公既成洛邑率諸侯祀文王也

毛序

頌顯相不及天

子明成王未至洛周公攝祭所作書大傳曰周公進諸侯
而升歌清廟苟在廟中當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維天之命周公營洛祀文王樂章之二也

維清周公營洛祀文王樂章之三也升歌清廟下管象此
爲奏象舞之詩故前二詩皆言文王之德此詩始言文王
之典典者所以載事功肇禋則文王出師類禡之典也孔
子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示事也白虎通義曰歌在
堂上舞在堂下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也
蓋周公將制禮樂先告于文王之詩

我將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也

用毛序增周
公宗三字

孝經曰孝莫

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洛誥所謂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亦作于成王未至洛以前周公攝祭之詩其有牛又有羊者則從祀之位也

謂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等

思文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卽召誥之用牲于郊牛二亦成王未至洛以前周公攝祀事

雍成王至洛烝祭文武也卽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特牛一武王特牛一其時成王主祭周公助祭故有天子穆穆相維辟公之詞

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

孔疏引服虔三家詩序

合祭

文武而朝諸侯有天下實在武王之世故白虎通義引此詩爲述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朝京師受法度之事

言一也
蓋同異姓諸侯皆武王所封故毛傳以錫社爲文王錫之

而前王則專謂武王

毛傳與韓詩合

辟公謂助祭諸侯也周公亦

在其中非專謂周公

周公稱顯相不專稱辟公

時邁成王巡守祭告河海也

毛序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言成

王能奮舒文武之道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韓詩內傳

時岳高太室不爲嶽此詩及河喬嶽蓋成王東巡升中于

岱之詩王者必太平乃巡守故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

白虎通義

而國語引載輯干戈爲周文公之頌

詳三頌荅問

有警洛邑制樂始成合乎祖也

毛序

周之明堂唐虞曰文祖

周禮大司樂大胥月令季春文王世子皆有大合樂之事

于明堂辟雍行之。其地爲宗祀文王之所。故合六代之樂于明堂。而嘉客觀成。先祖是聽。先祖謂文王也。韓詩外傳。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之餘民也。蓋抱樂器奔周之儁。非禘祭祖廟。非夏禴時祭。亦非祀瞽宗樂祖之詩。辨詳答問

武。大武樂章之一成也。頌武始而北出之事。楚莊王曰。昔

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正義曰。卒章者。章之末句。蓋武惟六成。楚

子既以桓爲六章。則武詩不應居卒。且自發之末生。至于今六十年。武王末受命。故言耆定。禮六十曰耆。逸周書武王告叔

而。以遏劉止戈之誼。冠于章首。

酌。大武樂章再成也。頌武王再成而滅商之事。酌。或作汔。

勺。禮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論者謂勺武舞而象文舞。隨武

子稱詩亦汧武並舉舞莫重于武宿夜

熊氏謂大武樂章名

武王伐

紂至于商郊停止夜宿士卒皆歡樂歌舞達旦

皇氏禮疏

卽此

詩遵養時晦

國語伶州鳩王以癸亥夜陳

總干山立久立于綴以待諸

侯之至也

樂記

時純熙而大介則甲子昧爽會朝清明一戎

衣而有天下也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則至公爲民上

苻文王矣

賚大武樂章三成也楚子引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爲大

武之三章樂記曰三成而南蓋克殷河北度河南還大封

賚諸侯之事

般大武樂章四成也三家詩章末作時周之命於繹思與

賚詩章末同。記曰：四成而南國是疆。詩言墜山喬嶽允猶
翁河。蓋按山川之圖，次第望祭。鄭箋是武王雖未巡守朝會
而已。營定都邑，望祀山川。逸周書在時邁以前，卽四成而
疆理南國之事。

大武樂章五成，佚不傳。

蓋分周公左召公右二南分陝之事。

桓大武樂章六成也。楚子引綏萬邦，屢豐年爲大武之六
章。記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昔周饑，克殷而年豐。左傳甯武子

詩言桓桓武王，保有厥土，克定厥家，蓋散財發粟，歸馬放
牛，虎賁說劍，所謂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詩舉武王之謚
明作于成王之時。

以上皆周公東都之頌

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也。二后文武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國語故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成王者文王之孫。武王之子。文王有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夙。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四海九州來敢職貢。以供祭祀。故曰二后受之也。賈子新書王德既成。公乃可以告于后三王而無憾。故詩本祀天祖而國語及魯詩皆以爲道成王之德。

天作成王祀太王于岐。以王季文王配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武王

止追王文王未及三王亦未以后稷配天故度邑解武岐
王憂天保之未定而曰朕卑皇祖未得高位于上帝岐
爲周故國本有太王廟故合祭居岐之三王于太王廟禮
以義起不在禘祫正祭之列故詩專頌作山遷岐之事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有客微子朝周

白虎通義引三家詩

來見祖廟也

毛序

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故有淫威降福之語王者封國
必受策命于太祖之廟明不敢自專故畱之饒之皆于廟
薄言追之重其賢也王者封二王後所以承三統禮隆義
饒之也重故列之于頌

振鷺成王將祭文王而選士澤宮之樂也西雍文王之雍

言文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韓詩薛君章句辟雍與明堂

同地爲宗祀文王之所先王于賢者本有賓客之義况辟

雍學士莫非駿奔膚敏之多士乎

噫嘻成王孟春祈穀耕藉時所歌也既昭假爾率農播穀

明爲先卜祈穀而後耕藉之事駿發爾私則庶人終畝之

事蓋裸鬯時告先農之所歌。國語說文公諫不藉于畝曰王卽齋宮乃期王裸鬯饗醴

乃行毛序兼夏月言于詩不合

臣工成王耕藉後受釐嘏祝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

元日祈穀于上帝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間躬耕帝

藉反執爵于太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名曰勞酒此詩蓋

執爵勞酒時所歌。首戒公侯大夫保介以下，戒百吏庶民。

將受厥明以下，則受釐嘏祝詞也。

毛序以爲遣助祭諸侯與咨保介不合，保介當

作保界，見韓詩外傳及章句，蓋遂人之官，職保經界，非車右副官也。

絲衣成，王繹農祥靈星之尸。

毛序

周室農事發祥，歷世有農

星之祭。

國語：伶州鳩董因逸周書作雒解及漢官儀。

配以后稷，此蓋祭之明日。

繹稷尸所歌。

豐年報賽八蜡也。國祭蜡則歛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故

豐年載芟，良耜三詩，皆蜡祭樂章。而豐年則所謂順成之

方，其蜡乃通也，非秋冬報之詩。

毛序秋冬報也，鄭以秋嘗冬烝釋之，皆與詩不合，說

詳三頌

通篇

詩序

下編之一

詩序集義

早

載艾臘先祖五祀也。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及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正其齒位，故有烝祖妣甯胡考之語。亦幽頌樂章，非春藉田而社稷之詩。

毛序春藉田而社稷也。然詩中無祈詞無

藉田社稷之詞。

良耜蜡祭報社也。月令孟冬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即周禮籥章國祭蜡及地官牧人陰祭用黝牲之事。

毛序秋報社稷也。然百室盈止當在十月納稼之後，非秋時事而殺時特牲爲報社與稷何與乎。

以上周公西都之頌，在先後歸鎬京之日及陳七月無逸之時，故詩中屢稱成王尊號，在制作已成之後。

載見成王免喪見諸侯于武王廟也。新君卽位，武王初入

質于商。商之頌反侈于周。長發殷武二詩尤甚。與宣王諸雅無異焉。其差優于魯者。那烈祖元鳥頌先王。異于魯頌之諛生君也。故國語謂正考父校商名頌于周大師。而三家詩皆以正考父作于襄公之世。湯孫爲皆美襄公。殷武一篇。則直美宋襄父子從齊伐楚之績。與魯頌荆舒是懲。同一夸誣。夫子錄之。傷之也。或曰。考父佐戴武宣。不逮事襄公。或宋襄所作。惟殷武一篇。其前四篇。則考父作之。至襄公而追錄其詩。遂序以爲美襄。猶秦風車鄰駟驥錄于秦襄公之世。而序以爲美秦。襄公事同一例。其或然歟。

那美襄公祀成湯也。

史記注引韓詩章句

周人尙臭。殷人尙馨。嘉客

謂附庸助祭之國。兩言湯孫皆謂襄公也。

毛傳以烈祖爲湯前有功烈之

祖湯孫謂湯爲人子孫則是湯之

祀祖而非祀湯也與序自相戾

烈祖美襄公祀中宗也。顧子烝嘗湯孫之將。與前篇同誼。

元鳥美襄公祀高宗也。武丁孫子謂襄公上公交龍爲旗。

龍旗十乘。上公之制。與魯頌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旗承

祀同誼。

箋謂孫子卽武丁于文不詞于序祀高宗不合

長發美襄公禘祀也。禘及功臣故末頌阿衡。

殷武美襄公之父桓公會齊伐楚也。高宗無伐荆楚事。其

克鬼方乃西戎非南蠻。此三章歲時來辟責職貢不修。四

章不僭不濫。責僭稱王號。並鄭箋用韓義末章美襄公去奢卽儉。

修復寢廟。

文選注引韓詩

與魯徂徠路寢同詞同誼。夫子刪詩書。

修春秋通三統。據魯新周故殷。

句

運之三代。

孔子世家

于魯頌。

宋頌之附周頌見之矣。

詩古微下編之一終